

书人书话

诗路放歌

立春(外二首)

❁ 杨水林

你从冰封已久的泥土中
挣脱严寒的桎梏
抖落沉寂和僵硬
举着鹅黄和嫩绿，破土而出
向着暖阳，向着天空
挺拔柔弱的腰身

你的呼吸让泥土松软
你的身姿引来春风
你的呢喃凝聚雨露

犁把，从冬日的铁锈中走来
把耕耘的冲动打磨得锃亮
拖拉机的声响穿越黎明

开犁，播种
这是时令的安排
是农事的起点
沿着苏醒的田埂
田野正开启一场意味深长的酝酿

雨水

南雁北归，冰雪融化
你温润的脚步
从江南一路走来
绿色的痕痕，如画笔一样
渐次涂染复苏的大地

和风细雨从蓑衣起身
掠过春江鸭鸣
经过幽深街巷
飘落在辽阔中原

这时节春风送暖
经冬的种子抽出嫩芽
在春风吹拂下向上生长

从早春二月到阳春三月
你湿润的手掌
不断扩大春的版图
小燕儿在你的浸润中
被泥土放飞出第一缕呢喃

惊蛰

天空中一声声春雷
唤醒越冬休眠的蛇虫鼠蚁
结束地下蛰伏
睁开惺忪的睡眠
舒展蜷缩的身躯
钻出地面，伸出臂膀
畅饮春风雨露
挥舞阳光，呼朋引伴

被春雨滋润的土地
让锄头有了用武之地
趁墒耕耘播种
春耕的大幕
从南到北渐次拉开
从一粒种子做起吧
被你撒播在泥土的期冀里
让葳蕤的梦想生根发芽
让丰收的憧憬开花结果

三月的田埂上(外一首)

❁ 李鸿雁

从没近距离看过一只羊
在野外，三月的田埂上
它有雪白的皮毛
黄褐色眼睛
居然还有很长的长睫毛

它低头静静吃着草
我看向它的时候
刚好，它也抬眼看我
清澈的大眼睛
温顺得如同少女一样

它惊讶于我的眼底
镜子般照出一只
和它一模一样站在春光里的羊
而我，在它的瞳孔里
看到了荠菜，灰灰菜
湛蓝湛蓝的天空和不止万里的春光

春茶

那些瓷器上写就的山水
还需配上一抹粉和蓝
鎏金要细细的
再镶嵌几粒脆生生的鸟鸣

轻轻，掀开盖子的瞬间
茶水里一定有春的倒影
那壶呀，倒出的
分明是桃花，杏花
呢喃如酥的小雨，绿色的风

青春岁月往往与诗歌联系在一起。李佩甫的文学创作也是始于诗歌。据《李佩甫年谱》（郑州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版）所收《创作年表》的“1975年”条：《战洪图》（长诗），未刊。

而他真正意义的处女作则是发表在《河南文艺》1978年第1期上的短篇小说《青年建设者》。这一年，他在该刊发表了三篇作品，另外两篇分别是：短篇小说《在大干的年月里》（第5期）、短篇小说《谢谢老师们》（第10期）；这似乎也预示着他将以小说家的身份走向文坛。

对于作家的早期创作，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往往关注不够。比如：女作家张抗抗出版于1975年9月的长篇小说《分界线》，再如陕西作家路遥、贾平凹“文革”期间发表在《山花》《陕西文艺》上的作品等；而作家们也似乎大多讳谈“少作”。事实上，我们无法将一个作家的创作截然割裂开来，余秋雨《文化苦旅》中所展现的才情，应该说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初露端倪。

对于李佩甫的早期创作，评论家杜田材认为他“走了三步”：从处女作《青年建设者》到初露名声的《二怪的画》（1981年）是第一步，这是他的试练期；《二怪的画》是个“一体两面的路标石”，既标志着他试练期的相对结束，又标志了他创作期的明确到来。由此发切，他开始了强化与丰富自己的新阶段。《红蚂蚱 绿蚂蚱》似可看作这一阶段的“汇报表演”，它对作家本人是一次很有成效的升华。《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开始了第三步的进军，它显示了李佩甫对自己创作的大幅度调整，其基本意向则是改变自己、拓展自己。

上述“三步”之说，正好涵盖了李佩甫小说

李佩甫的“第一个十年”

❁ 李勇军

创作的“第一个十年”。

《青年建设者》《在大干的年月里》两篇，从题目便可知是“主旋律”和“工业题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印记。《谢谢老师们》的主人公也是一个35岁的工厂技术员，他叫严鑫，是一位被人羡慕的成功者：“秘字03号”获得试制成功，他被提升为工程师，令人神往的全国科学大会正向他招手。这天，正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让他在成绩单上签字，他却陷入了沉思……小说以倒叙的方式，写了严鑫读小学一年级时那位像母亲一样的班主任马玉老师、小学三年级的算术老师陈育才、教初三体育的张老师……没有他们的栽培，就没有自己的今天，成功的果实固然诱人，但是“那些培过土剪过枝的人是不应当被遗忘的”。

1979年1月，《奔流》杂志复刊，宣告《河南文艺》已完成历史使命（自1974年1月至1978年12月共出版三十六期）。接下来的几年，李佩甫发表的作品并不多。但杜田材特别关注到了《小小吉兆村》（《奔流》1985年第10期）。相较于此前作品的相对单一，这篇作品无论是题材还是小说表现手法、内在思想意蕴都变得更加丰厚。小说以村里一位叫山根的运输专业户遭遇横祸（新买的大“江淮”车下坡拐弯时不幸载入七丈深的南北塘）展开叙述，真实再现了村里人物的远近亲疏与恩恩怨怨，这是长期以来人情的累积，同时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世道人心的微妙变化和“生产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再调整。我们注意到，小说里的主要人物在后来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基本都能找到影子。

几乎与《小小吉兆村》同时，李佩甫发表在《广州文艺》1995年第10期的《车上没有座位》

也颇值得一提，它不但标志着作家李佩甫第一次“走出河南”，而且这篇作品还获得了该刊的小说一等奖。

评论家何弘认为，真正显示出李佩甫文学创作上的才华，是从《红蚂蚱 绿蚂蚱》开始的（《坚忍的探索者和深刻的思想者》）。这篇作品发表在《莽原》1986年第1期。小说以儿童的视角写了“姥姥的村庄”里的人和事，对豫中平原人性、人情、民风民俗进行了充分的展现，呈现出浓郁的中原特征。李佩甫称，这篇作品最早的名字叫《我童年的小木碗》，后来在创作完成时，经一位文友的指点才改名为《红蚂蚱 绿蚂蚱》，“应该说是我回忆写作的开始”。这篇作品倾注了作者满腔的深情和温暖的回忆，找到写作领地的李佩甫很兴奋，在小说开头引用了泰戈尔的一句话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旅客在每一个生人门口敲门，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边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

十年一剑。《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无疑为李佩甫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同时又为下一个“十年”画了一个新的冒号。

《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发表在天津大型文学刊物《小说家》1986年第5期上。它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被《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被文学界普遍看好，而在于作者随后又“更上层楼”：在《小说家》1987年第6期发表了《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续篇）》。在此期间作者将两篇作品“合璧”出版了单行本，只是书名改为《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11月版）。这部长篇从历史层面书写了李氏家族的缘起和家族发展中的辉煌以及劫难，又从现实层面书写了李氏家族后人在改革

人生讲义

做一名安静的观众

❁ 龙建雄

我一家三口都是网球迷，看球，打球，也会讨论网球赛事。

观看2025开年两场WTA1000赛之后，我跟女儿讨论一种现象。女子网球排名世界第二的斯瓦泰克被17岁的米拉·安德烈耶娃打败，收拾球包匆匆就出场，教练在场外想握手给个安慰，她根本不搭理，对候场球迷想互动更是视而不见。同样是输球，排名世界第一的萨巴伦卡多数是狠狠地砸球拍来发泄，球迷朋友称其为“暴力美学”；又同样是一两回落败，有些人就对着郑钦文“鸡蛋里挑骨头”，而且说三道四，怪声怪气。

女儿沉思了一下，很冷静地对我说，两者不是同一群人嘛。

还别说，丫头的格局观让我很是欣慰，她读过一些书，看过一点世界，作为父亲的我也偶尔喂一小碗“心灵鸡汤”，看来这些潜移默化没有白白浪费。

人其一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观众”。除了做好自己，我们的两只眼睛，大脑所思，装的都是看到的“故事”，或你所喜，或如你所愿；或不喜，或未能如你意，于是人的喜怒哀乐情绪油然而生。表达观众个人情绪的方式有很多种，狂欢、落泪、沉默等等，这些都无可厚非，现实生活中，其中最廉价就是评论，操闲心，说闲话，管闲事，非得要加形容词的话，个人臆断，指指点点，不懂装懂，妄议非议，种种，身边这样的“观众”大有人在。

只要人活着，只要我们与他人打交道，被人说闲话不可避免。有些“闲话”，基于事实，茶余饭后，一笑置之，也算不伤大雅，如果添油加醋，胡编乱造，恶意中伤，上纲上线，闲话也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伤人伤害的“工具”，甚至演变成触犯法律的“证据”。这样的生活场景，屡见不鲜。

开放中的不同选择和挣扎拼搏，巨大的时空反差营造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也是以后李佩甫小说双线结构的源头。

十多年后，这部作品经过作家的再次修改（主要是补入了中篇小说《败节草》的内容），更名为《李氏家族》，使之成为一个新的文本，它不但一版再版，还被改编为十四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李佩甫的第一部小说集出版于1996年12月，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李佩甫》。该丛书规格较高，影响较大。其体例为：每位作家一集，每集大约25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与该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但该集所收李佩甫作品集中在1986年至1993年之间：始于《红蚂蚱 绿蚂蚱》，止于《乡村蒙太奇》。1985年（含该年）之前的早期作品基本未予收录。

倒是后来的《李佩甫小说自选集》（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2月版）收入了《我们锻工班》（1982）、《十辈陈轶事》（1982）、《小城书柬》（1983）等“旧作”。

据《李佩甫年谱》“2015年”条：8月16日，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李佩甫的《生命册》获奖。此时距他发表第一篇小說已将近40年。

此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豫籍作家已有七位：魏巍、姚雪垠、李準、柳建伟、宗璞、周大新、刘震云。作为获得该奖项的第一位河南本土作家，李佩甫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原文坛的文学“地标”。

不喜欢，请不要伤害；喜欢，请更不要伤害。之所以说妄议他人最廉价，因为评议对象不是你最亲的人，并非完全百分之百懂的人，还有，你可以口出不逊，并不用承担什么后果，说闲话的“成本”低之又低。有一小撮人，以“我伤害了你，一笑而过”为铺垫，借着“无知者无罪”旗号，阴阳怪气，撒泼放刁，这多半似一种“精神病态”。殊不知，过度“娱乐”“消费”他人，损的是自己的福根，失去的也是自己的气场，图一时嘴快之人，大多数事后会被世人识破，落下不好名声自在情理当中。

也需要一分为二来看说闲者的立场。闲者会说，他“上台”，他“光鲜”，他们是“公众人物”，有什么见不得评不得说不得？还有，我是“为他好”“为她更好”，云云。诸如“我”之流的“观众”则想说，你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抨击？为何要如此苛刻？立场不同，看待事物的维度不同，设身处地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明显的观众阵营，一唱一和，一正一反，晓晓不休。

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萨特说过一句很流行的话：别人眼中的你不是你，你眼中的自己亦非真我，唯有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实的你。这句话醍醐灌顶地警示大家：当你肆无忌惮批评他人某方面的不足时，往往并非他人有错，而是你对自身这些不足的行为有着深刻的评判。要知道，如果“事后诸葛亮”每一句话都是“神机妙算”，人家也就不至于失误，不至于失败，不至于遭到外界批判。其实，我们作为“观众”最好的“职业操守”是，允许一切的一切发生，宽容接纳已然发生的好与坏，降低自己心中的分别对待心，善待他人，成长自己。

当球迷，当观众；你在桥下看风景，桥上的人也把你当风景。人生大海，许自己做一名安静的观众。

下，在雨的滋润下，渐渐泛亮、泛绿，吐出叶蕾，溢满鹅黄的芽苞，似一个个“媚眼”，缀满枝头，让人想起一个宋词牌的名字——眼儿娇。

这“媚眼”，如秋水横波，神秘秘，藏匿着春天的心事。

“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两情相悦，心心相印，自然会演绎风景。亲和的风，在不停地吹，叶蕾慢慢绽开，新芽碧透，亮了人们的眼。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春光灿烂，柳树翩翩，身段轻盈，筑成一团团轻烟。“隔户杨柳弱袅袅，恰是十五女儿腰”，成就一幅清亮的写意，春意盎然。

“风恬日暖荡春光，戏蝶游蜂乱入房。数枝门柳低衣夹，一片山花落笔床。”在春风里行走，走着走着，我们和柳树一起，就走到了春天深处。

这个时节，切莫一厢情愿地认为，东风吹过，温暖与优雅的春天，便会向我们缓缓走来。

阴晴不定，乍暖还寒。白云苍狗，岁月不居，春风常无迹，人生之旅，阴晴不定也是常态。

东坡先生，曾道“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那时，他在长汀之畔的黄州，已是因“乌台诗案”被贬的第三个春天，冷暖自知。

王安石曾感叹过：“唯有春风最相惜，一年一度一归来。”

此时的他，不在春风又绿的江南金陵。流年似水，诸多感喟，已然成岁月里的云淡风轻。



荐书架

《国宝》：再现文物南迁背后的故宫人

❁ 薛子俊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支特殊的队伍悄然离开紫禁城。一万多个木箱在寒冬中沉默地向南移动，箱内封存着华夏八千年的文明基因。东三省的硝烟已烧至山海关，日军铁蹄步步紧逼，故宫博物院组织动员，将文物分批南迁。这是故宫人的誓言：人在，文物在。作家祝勇最新长篇小说《国宝》以近60万字的篇幅书写中国近现代历史，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南迁而波澜飘摇的家族史。

祝勇为还原历史真实，曾跟随南迁路线重走万里，采访了包括小说主人公原型之一的庄尚严的后人庄灵在内的多位亲历者。了解越多，祝勇越是发现，这段历史有太多难以尽述之处。这是人类战争史上最特殊的一场迁徙：没有难民，没有枪炮，唯有穿草鞋的学者、扛木箱的挑夫、驾卡车的士兵，在北方当代寒夜里护送文明的星火向南逃亡。时延十数年，地迺万余里，过长江、

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

史料记载那么多无名者参与运输，或许是时候通过文学的显微镜，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那文松”们重获面容。《国宝》选择重点塑造一个叫那文松的故宫人。小说围绕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故宫文物经过漫长的时间和路途，竟然基本没有损伤。长篇小说《国宝》让这段“文化抗战”重新鲜活。

越秦岭、入川渝，文物箱的辙印与故宫人、抗战将士的血痕，在中国版图上交错成河山图谱。

史料记载那么多无名者参与运输，或许是时候通过文学的显微镜，让那些消散在历史迷雾中的“那文松”们重获面容。《国宝》选择重点塑造一个叫那文松的故宫人。小说围绕那文松护送石鼓等故宫文物南迁展开，从他个人的家庭离合映射出整个文物南迁历史。当时文物从北京到了上海、南京，又继续撤退至大西南，分为北、中、南三条路线。那文松负责护送文物撤退走的是北线，属于三条线中的重点：沿陇海铁路西行，先存宝鸡，后穿越秦蜀古道，迁于汉中、成都、峨眉各处。

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故宫文物经过漫长的时间和路途，竟然基本没有损伤。长篇小说《国宝》让这段“文化抗战”重新鲜活。

春天，远方，都是适合想象的诗意的字眼。不管在现实中，它们与我们距离有多远，但在想象的空间里，或盈手在握，或遥不可及。

细雨，让路面慢慢湿滑起来。不经意间低头，会发现，路边的枯草丛中，湿湿的泥土之上，不知何时，竟然冒出不少草尖，细如牛毛，密密匝匝，像是想要探个究竟。

诗人说，春天在草尖上。一点不假。你虽然无法看出它们的本来面目，但你知道它们属于春天的阵营，在用一种全新的眼神打量你。

不光是它们。刚路过的那些梅树，细直的褐色枝条上，紫红色的花苞密集，一朵紧挨着一朵，环抱着每一根枝条。等待微风吹拂，暗香浮动，浓浓的春意扑面而来。

东风解冻，草木萌动，一切都在攒劲推陈出新。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远看，绵延的草地，有一种浅浅的

人与自然

明亮，散发着春天的光泽。这淡淡的草色，已经在放大你的想象空间，给眼中的世界涂上一层充满生机的底色。

这一切，都是雨水带来的。雨水是春天的指南针，雨水是春天的美术师。因了这温情细雨的召唤，大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春天的面容，是风一点点吹开的，也是雨一点点滋润的。此时，你虽然看不清春天的面容，但春天强烈的气息，你已经触手可及。

尽管“春雨贵如油”，但人们仍渴望春雨绵绵。春雨绵绵，好运连连。有了春雨的低吟浅唱，还有什么不能润起来的？这样想着，心里就有了底气。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在这浅淡柔和的新绿中，人们素常的生活，便一日日生动起来。

料峭春风

早春之晨，你能感觉到风是无序的，特别是在街角处。

莫名地，风一阵呼啸袭来，树枝会被被动地晃动着，迎合的枯叶会飘落下

春雨润如酥

❁ 任崇喜

明亮，散发着春天的光泽。这淡淡的草色，已经在放大你的想象空间，给眼中的世界涂上一层充满生机的底色。

这一切，都是雨水带来的。雨水是春天的指南针，雨水是春天的美术师。因了这温情细雨的召唤，大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

春天的面容，是风一点点吹开的，也是雨一点点滋润的。此时，你虽然看不清春天的面容，但春天强烈的气息，你已经触手可及。

尽管“春雨贵如油”，但人们仍渴望春雨绵绵。春雨绵绵，好运连连。有了春雨的低吟浅唱，还有什么不能润起来的？这样想着，心里就有了底气。

料峭春风

早春之晨，你能感觉到风是无序的，特别是在街角处。

莫名地，风一阵呼啸袭来，树枝会被被动地晃动着，迎合的枯叶会飘落下